

无双门



中
武林樵子作品集

◎ 远方出版社

武林樵子作品集

无双门

中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仁飞

封面设计:李成吾

无双门

武林樵子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7 字数:800 千字

2001 年元月第 1 版 2001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467—4/1·194 全三册定价 56.80 元

内容提要

离尘仙岛少岛主周震宇义施援手，为一临危之人送一神秘木箱，予云里金刚万昆山，谁知箱中竟是其独子首级。为辨明清白，周震宇束手就擒，以期真相大白。而这一切，都因云昆山得到的一副藏有前辈奇人多情仙子，一生武学奇技和奇珍异宝的“墨玉耳坠子”引起的。武林神秘组织为得到“墨玉耳坠子”，设下圈套将周震宇陷入阴谋中，以期中原武林与离尘岛大动干戈，达到称霸武林的阴谋。

周震宇幼弟周震川不为假象为迷，为寻真相，与侠女闪电娘子武瑛施奇谋，智取耳坠子，并结识了一代侠医回天叟皇甫长春之女皇甫秀华，两人暗生情愫，携手奔走江湖，挖掘无双门之秘。

无双门在武林中大肆兴风作浪，江湖中一片腥风血雨，周震川铁肩担道义，奔波江湖。武当掌门感其义行，将他领入武当七大洞天之一的灵飞洞天，习得无上绝学——“灵飞三式”，并于无意间获得武林百艺之源的“万勿图”，从此步入另一层境界中。

周震川智殊在握，携同道与无双门斗智斗勇，数度交锋，并将为“无双门”所用的前辈高手“飞冥七燕”劝归正途，剪除了无双门的羽翼。

真相渐浮水面，神秘的无双门主竟然就是人人尊崇的一代侠医回天叟皇甫长春。皇甫秀华惊愕欲绝，周震川亦想不到竟会是未来的岳父大人。皇甫长春良心发现，交出了无双门名册与财物，将一众邪恶之徒暗中毒毙，与妙妙夫夫自焚于雷公山中，为武林绝后患！为万世开太平！一雪自身罪孽。

目 录

第一章	树枝插胸死	遗托神秘箱	1
第二章	单身闯虎穴	一掌震群雄	25
第三章	功惊三眼獠	心仪闪电娘	48
第四章	计骗墨玉坠	怒闹无双门	78
第五章	单刀闯虎穴	三侠闹龙潭	108
第六章	联袂闯江湖	神功震仙子	138
第七章	无心得贼讯	有意助丐帮	167
第八章	仗义救神偷	玄功震双魅	195
第九章	巧施嫁祸计	妙展回天才	217
第十章	夜探府尹衙	揭破神偷秘	240
第十一章	喜雨犹未降	邪风已飙生	261
第十二章	武当老前辈	一眼破绝招	283
第十三章	夤缘获绝学	籍机探龙潭	286
第十四章	痴情迷方寸	悟道清灵台	309
第十五章	参悟万勿图	喜获三山令	332
第十六章	再斗无双门	慨借三山令	355
第十七章	密传三山令	夜谒假死人	378
第十八章	为公作鬼儡	损私助神偷	401
第十九章	神功降恶魔	负荆慰峨眉	425

第二十章	恶魔放屠刀	仙子中诡计		448
第二一章	一关又一关	迷离复迷离		471
第二二章	智破嫁祸计	暗施激将谋		494
第二三章	屋漏逢夜雨	运蹇遇邪神		518
第二四章	奇珍诱惑大	道义尽遗忘		527
第二五章	将机脱虎口	就计伏火神		542
第二六章	神功败护法	妙计探龙潭		565
第二七章	墨玉耳坠子	大王让少侠		569
第二八章	警语拯迷途	神功败说客		589
第二九章	神奇摄踪术	终获俏佳人		610
第三十章	情迷心智钝	棋差一卷愁		634
第三一章	难罢恩怨债	任劳挽劫心		655
第三二章	弹发今失手	险谋再落空		676
第三三章	花中藏剧毒	房内蕴玄机		704
第三四章	一因还一报	擒贼首擒王		725
第三五章	狠心除魔爪	苦口劝神尼		746
第三六章	蚩尤十八错	少侠一身软		770
第三七章	亲情成孽债	知己变仇人		791
第三八章	武林绝后患	万世升太平		811

第十二章 武当老前辈 一眼破绝招

要知丐帮二人，虽未见过周震川，却知道周震川其人，当周震川使出“日月五行轮”时，便已知道周震川是什么人了，当下就提心吊胆，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背叛丐帮帮主，可是亏心昧己之事，最是怕周震川发现他们，那敢向周震川出手，被周震川看出武功来历，再见一轮明月江逸虹落败，便什么也不顾的溜走了。

周震川飞身走出一段路之后，折回老花子施雷与皇甫秀华藏身的那座岩壁之上，不料，老花子施雷，和皇甫秀华已经离开了……

他正待转身回城之际，忽闻身后响起了一阵衣袂飘风之声，立时提聚真气，暗中戒备，霍然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身穿灰色道袍，肩上斜背长剑，胸飘银须的老年道人，面含微笑，站在一丈开外。

周震川见那道长一笑蔼容，不由得也向他笑了一笑。

那道长拂髯一笑，遣：“贫道丹阳，出身武当，敢问少侠尊姓大名？”

周震川刚才斗过武当弟子一轮明月江逸虹，这时又碰上另一位武当阳字辈道长，极自然的联想到这道上很可能是前来找场。

周震川心中微微一动，却坦荡的一笑，抱拳道：“原来是武当前辈，在下周震川，失敬！失敬！”

丹阳道长微微一笑，道：“不敢！不敢！周少侠拆身而回，可是来找丐帮帮主施大侠么？”

周震川可没想到他会有此一问，微微一愕道：“老前辈见过他们？”

丹阳道长特须微笑，点头道：“他们已经先回去了，贫道意欲与少侠一谈，不知少侠可愿赐教？”

周震川见丹阳道长墓地现身出来，心中正有着不少事情想知道；丹阳道长之请，可说正中下怀，当下一抱拳，道：“前辈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丹阳道长忽然走到悬崖边缘，望着周震川与一轮明月江逸虹相斗之处，轻轻叹了一口气，久久未曾回过头来。

周震川与他初次相见，无从去了解他的心意，也不便出言打扰他的思维，只有耐心的站在他身后，默然不语。

蓦地，丹阳道长忽然回过身来，凝目正视着周震川有顷，道：“少侠刚才未被江逸虹的那一招，可是名称‘斜晖夕照’么？”

周震川想不到这老道能一口叫出他家传绝技，不由一怔，道：“不错，那正是‘斜晖夕照’，雕虫小技，见笑大方之至。”

丹阳道长双目神光陡然大盛，神情也变得有点激动地道：“请问周少侠令尊可是单名一个‘侃’字？”周震川摇头道：“老前辈只怕记错了人，家父讳上‘志’下‘义’。”

丹阳道长微觉失望的轻“哦！”了一声，接着沉思了一阵又问道：“那么令堂可是姓熊？”

周震川举起奇怪的眼光，望着丹阳道长，微露不悦之色，说道：“家母正是姓熊。”

丹阳道长双目之中又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急口道：“少侠可

曾听说过令堂是何方人氏？”

周震川仿佛知道，自己一家并非离摩岛土生土长之人，原本是中原人士，至于原籍何处，却是从未听父母谈起过，至于母亲的原籍，更是压根儿不知道，自是想也不用想，便摇头道：“这个在下不知道。”丹阳道长的脸上的神色，随着周震川的答话，而变化不定，刚才兴趣的一片兴奋，又渐渐暗淡下去，道：“少侠可曾听说过令堂家中有什么兄弟姊妹？”这一问，对他似乎极为重要，话声出口之后，只见他目光之中充满了期待渴望之色。

周震川为人聪明无比，经丹阳道长连番问话之下，察言观色，已看出这位武当道长实是一片诚心善意，因此心中一动，暗忖道：“莫非他与我们家中有什么关系？”此念一生，周震川倒是真心真意的用心回想起来，脑中灵光一闪，脸上泛起一片喜色，道：“记起来了，在下好象听家母提过，她老人家有二位兄弟。”丹阳道长急口接道：“少侠可还记得令堂那兄弟叫什么名字？”

周震川摇头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丹阳道长忽然皱起眉头，一面沉思，一面喃喃自语道：“他也许是改了名字……不错，他定是改了名字！”

第十三章 夤缘获绝学 借机探龙潭

丹阳道长脸上神色慢慢的平静下来了，讪讪的一笑，说道：“贫道一时失态，见笑少侠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言见乎情，何笑之有。”

丹阳道长黯然一叹，道：“贫道俗家也是姓熊，家中有一小妹，适三湘周家，妹父周侃文武兼修，家传‘日月五行轮’尤其有独到之处，因他平仅极少在江湖走动，是以江湖上知之者甚少，三十年对，他们夫妇忽续举家出走，此后，便再没听到他们消息了，因见少侠所使‘日月五行轮’招术，与敝亲路数近，而且少侠又复姓周，所以贫道动了亲情之念，有读少侠清听之处，尚望少侠勿以见责。”

周震川听他道来，除了父亲的名字不是周侃之外，真可说自己就是这老道的外甥，但周震川为人谨慎，不敢就此冒然相认，沉思了一下，忽然目光闪动，暗忖道：“有了，如果这老道真是我娘舅，他该知道我父亲所用‘日月五行轮’且所有的四个字，我且问问他再说。”

打定主意，双拳一抱，道：“老前辈想必见过令亲所用的‘日月五行轮’，不知令亲那‘日月五行轮’上，可有什么文字？”

丹阳道长轩眉一笑道：“是了，贫道记得敝亲那日轮之上，刻有‘日升’两字；月轮之上，刻的是‘月恒’两字。不知……”

丹阳道长说到不知两字，又显得有点紧张起来，下面“对也不对”四个字，却再也说不出来了。

周震川这时的心情，却陡然之间，激动了起来，双目神光炯炯的“啊！”了一声，已是推金山倒玉柱，向丹阳道长拜了下去，道：“原来是舅舅，请受外甥一拜。”

丹阳道长忽然老泪纵横，伸手扶起周震川，呼吁地道：“果然是贤甥，想不到！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周震川与丹阳道长认了亲戚，心中亦是高兴非常，两人席地而坐，话起家事。

周震川对丹阳道长更是左一声舅舅，右一声舅舅，叫得熟络无比，起初，丹阳道长倒也全未在意，时间一久，他却听得心中一阵难过，悠悠的长叹了一声，道：“震川，贫道已是出家修行之人，以后你还是称呼贫道老前辈好了。”

周震川举起星目，只见丹阳运长说过话后，已是面色一肃，心凝神敛道貌岸然。

周震川知道丹阳道长出家之人，自有出家人的戒律，轻声一叹，肃然恭呼了一声：“老前辈！”

丹阳道长站起身来，话锋一转，道：“老花子只怕要等得不耐烦了，你现在回去吧！”

周震川道：“老前辈，不去遵义与丐帮施帮主一见？”

丹阳道长道：“贫道另有要事，暂时不会与老花子相见了。”

丹阳道长道：“你不用来找贫道，贫道自会前去看望你们！”

说着，微微一拂袖，人便飘然而起，向岩壁之下落去，只见他大袖飘飘，顷刻之间远出了视线。

丹阳道长去远之后，周震川才想起了忘了向丹阳道长查问一轮明月江逸虹之事，暗自摇头苦笑了一声，也起身回了遵义。

回到遵义，天色已是擦黑，桌上摆好了酒菜，老花子施雷与皇甫秀华坐在桌前，眼巴巴的望他回来。

周震川歉疚的谢了他们两人，八席坐下，皇甫秀华迫不及待的问道：“川哥哥，那武当道上找你有什么事？这晚了，才回来。他没找你的麻烦吧？要不是花子伯伯相信他，真叫人不放心哩！”

一见面，就是一大长串的话，把整个心意都吐出来。

周震川心神甜甜的一笑道：“你们猜，他老人家找我有什么事？”

皇甫秀华秀眉一扬，脸上掠起一道迷惑之色，道：“你对他这样尊敬？”

周震川笑道：“只怕谁也想不到，他是我舅舅！”

老花子施雷与皇甫秀华两人表情，果如周震川所料，一脸不相信的神色，愣住了。

皇甫秀华更是大叫一声，道：“川哥哥，你可不是上了人家的当啊！”

老花子施雷卷舌头，舐了舐干涩的嘴唇，道：“武当丹阳道长的声望极隆，骗人倒不会，只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周震川本来脑中压根儿根本就未想到上当受骗之事，这时一经皇甫秀华提起，心中却是象吃了一块石头，耿耿于怀，不由得向老花子施雷说道：“老前辈，我有一件事想请教您，您可知道，丹阳道长的俗家姓氏？”

老花子施雷不加思索的点头道：“知道，他是太湖熊家的老大，他叫什么名字，老夫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周震川一华丹阳道长果然性熊，心中先自吁了一口气，道：“太湖熊家，现在还有什么人？”

老花子施雷道：“太湖熊家现在当家的是熊老二，能老二可

是多子多孙，养了七个儿子，八个女儿，最大的儿子，现在差不多有四十岁了，可是最小的女儿，今年还只有二岁……”

皇甫秀华截口轿笑道：“花子伯伯，您对熊家，摸得这样清楚，不会没安好心吧！”

老花子施雷哈哈大笑，道：“太湖熊家的‘万家春’，是举世无匹的佳酿，老花子被熊老二吊足了胃口，这几十年来，我老花子除非不经过太湖附近则已，只要有会，我老花子总少不得到他们熊家去攀攀交情。”

周震川笑道：“老前辈这样说来；那就更不错了，家母也是酿酒圣手……”

老花子施雷忽然一挥手道：“且慢，让老花子想一想！”双目一闭，低头深思起来。

想了一阵，一拍大腿，跳了起来，说道：“对了，这次找老花子好好的敲熊老二二三十坛‘万家春’了……令堂闺讳可是‘兰希’二字，今尊可是单名一个‘侃’字？”

周震川这时已经认定丹阳道长确是他娘舅了，点头道：“老前辈说对了一半，家父的称谓似乎有点不对。”

老花子施需肯定的道：“错不了，一定是令尊改了名字了。”

皇甫秀华忽然插嘴道：“花子伯伯，我觉得你这人太奇怪了，丹阳道长的名字你不知道，但……”

皇甫秀华的话，是一触即发，但话到口边，猛然觉得再说下去，大是不妥，如说老花子过份留心周震川的母亲，岂不等于开自己的玩笑，因此言犹未尽意，倏然一敛。

老花子施雷朗然一笑道：“这有什么奇怪，当年周家举家失踪，熊老二就托过我花子替他找人，以后我老花子到信家中去，少不得总要先被地挖苦一顿，才当得到他的‘万家春’，嘻！嘻！

为了找寻令等令堂，老花子实在受足了气了，这一次自然得大大的敲他一顿。”

皇甫秀华笑道：“人不是你发现，你老人家倒会捡现成！”

老花子施雷笑道：“反正能老大送回去的信息没有老花子快，老花子这记竹杠敲定了。”

周震川一笑，坐了下去，端起酒杯，饮了一杯道：“两位慢慢谈，我可要先用酒饭了。”

皇甫秀华噙了周震川一眼道：“好不懂礼貌，人家等了你大半天……”

老花子施雷呵呵笑道：“这半天等得不冤，大家也实在饿了。”一口气，就灌了三大杯。

皇甫秀华一笑，大家便吃喝起来。

用过酒饭，刚转到内厅，泡好了三怀香茗，厅前人影一闪，九指神莫木森飞身而到。

请九指神偷莫木森坐定，皇甫秀华亲身替九指神偷莫木森奉上一杯香茗，笑问道：“老哥哥，那边有什么动静？”那边当然是措施老夫人那边的事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他们大家都很平静，倒是老夫无意之间，发现二个可疑之人，特来告诉你们。”

“什么人？”皇甫秀华挑起了双眉问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武当俗家弟子一轮明月江逸虹和武当长着丹阳道长两人来了遵义，就住在迎宾大楼，不知你们知不知道？”

皇甫秀华有心试一试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遵义乃是通衢要冲之地，人来人往，多如过江之鲫，丹阳道长虽然名重一时，那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了一笑，道：“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小妹，老夫和你打一个赌好不好？”

皇甫秀华笑道：“我才不和你打赌哩，赢了你的财，等于逼你再上梁山。”

九指神偷莫木森微微一笑，道：“别看他们两人，一个是武当派的耆宿，一个是武当派的新秀，老夫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两人到遵义来必有原因……”

话声微微一顿，转向老花子施雷，接道：“施帮主，您最好能派一个得力弟子严密监视他们，有备无患。”

周震川对九指神偷莫木森的机伶善变，已是领教过，没想到他一双眼睛更是厉害，一眼就能看出丹阳道长他们形迹可疑，这种出奇的能力，除了他九指神偷莫木森之外，只怕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了，心服之余，觉得还是先把话说明了好，当下一笑，道：“老哥哥这份眼力，真是明察秋毫，小弟是佩服极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前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原以为可以给他们一个惊讶，却不料周震川的话，好象比地发现得更早，双目一瞪，笑道：“好兄弟，原来你们已经留心他们了。”

皇甫秀华忽然又插嘴进来，道：“老哥哥，现在小妹倒要和你赌一赌了……”

话声未了，九指神偷莫木森已是摆手笑道：“老夫不上你的当了，戏看你们之间大有文章，老夫洗耳恭听了。”说着，端起香茗，没了一口，背向椅子上一靠，含笑以待。

周震川连笑二声，于是把与一轮明月江逸虹相遇，以及与丹阳道长认亲之事说了出来。

九指神偷莫木森双周一皱，望着老花子施雷，沉声说道：“施帮主，你的看法如何？”

老花子施雷道：“老花子只道丹阳道长暗中尾随一轮明月江逸虹而来，如今他们走在一路，这就叫人想不通了。”

丹阳道长乃是武当派除了掌门人外，第一长老，以他江湖上的身份地位而言，他不可能做出自贬声望之事，但他为什么和一轮明月走在一路呢？这不但叫人难懂，也叫人不敢去懂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老鼠似的小眼睛一翻，说道：“既然如此，你丐帮也不用派人监视他们了，以免打草惊蛇，交就给老夫好了。”

站起身来，身影一晃，就走了个没有人影，要走的招呼也没打一个。

九指神偷莫木森这一来一去，凭空又给周震川带来一脑子乱麻似的困惑。

丹阳道长到底来意如何？为什么这时候出面和他相识亲戚关系？难道他们是想利用这种亲戚关系，影响他的立场吗？

这些理不清的思潮，弄得周震川一夜都没能安枕，他功力深厚，本来三两天不睡觉，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在这种心烦意乱之下，使他好象四五天没有睡觉；两眼之上，布满了鲜红的血丝。

外面传来更鼓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啊！已是五更天了，窗前已经泛起一片淡淡的曙光。

朦胧中似是有一道白光穿窗而入，正向周震川床上飞射而到。

周震川猛然一震，精神一凝，从心劳意攘之中解脱出来，眨眼间，那道白光已到了床前。

周震川暗笑一声，右手一抄而起，分光捉影，一把搂住了那道白光。

那白光入手，但觉一轻，原来只是一张纸片！